

畫我澎湖文學

在藍天碧海裡

文——陳愷汎 澎湖西嶼鄉內垵人

圖——國立臺灣文學館

此次澎湖文學特展以「再現天人菊」為主題，除扣合「菊島」這一別名外，作為澎湖的縣花，「天人菊」展現出強韌的生命力，恰與澎湖人民、生活甚至文學相互輝映。此展特闢五區，期藉由展覽的「再現」，讓觀者領略澎湖文學的美。

澎湖是漢人行旅臺灣的起點！

漢人對澎湖的接觸遠早於臺灣本島，漢文化輸入也是先經過澎湖，再前往臺灣。作為中國到臺灣的必經之地，澎湖在歷史、交通、文化傳播上，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此展特闢五區，期藉由展覽的「再現」，讓觀者領略澎湖文學發展正如天人菊一般，在惡劣的環境下仍不屈不撓與生生不息。首先從「地理環境」、「歷史」與「八景」角度切入，嘗試了解與臺灣同為海島地形的澎湖，究竟具有哪些特色？這些特色造就怎樣的文化與文學？並以「文學」作為主軸，呈現「常民生活的書寫」，澎湖人靠山與面海的不同生活與文學。在「海島教育的扎根與傳播」下，文石書院與西瀛吟社承載怎樣的古典教化作用與成果，從而在島外開枝散葉。除此之外，現代文學也藉由文學獎的得獎而開始大放異彩。「海島的歌聲」主要呈現澎湖在地褒歌、傳說與俗諺的民間文學特色。而第五區「再見天人菊」，則是透過澎湖在地作家的多元書寫、外地作家的書寫澎湖，引領觀眾從更為宏觀的視角閱讀澎湖文學的豐厚多元。

一、遇見澎湖

中國最早與澎湖交通的年代，約在唐宋之間，當時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漁民，把澎湖當作

一個臨時性的漁業基地。十五世紀以來，歐洲人開拓東西海上航路，澎湖位居東亞航道要衝，成為國際海上強權競逐之地。除中國外，荷蘭、法國、日本都曾與澎湖有過交流。

澎湖首見於文獻，在南宋寧宗嘉定11年（1218），到元順帝至正初年，《泉州府志》記載「彭湖」最早職官為「巡檢」。明萬曆20年（1592）設置澎湖遊兵。明萬曆30年（1602），荷蘭人佔領澎湖130幾天，是西方國家第一次進入澎湖，後由沈有容驅退，現留有「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」碑（今存於馬公市天后宮）。明熹宗天啟2年（1622），荷蘭人再度入澎，4年（1624）春，南居益在中左所（廈門）調集水師，進澎強硬驅離，寫下詩作〈視師中左所〉。永曆18年（1664）3月，鄭經與馮錫範、陳永華等率眾將兵往東遷移，途經澎湖，設重鎮防守。經過澎湖海域時，鄭經寫下〈觀滄海〉，可算其《東壁樓集》開端，之後才寫到臺灣本島海域，亦見澎湖海洋文學是臺灣海洋文學的啟航站。

康熙22年（1683），臺澎入清版圖，清初澎湖設巡檢，歸臺灣縣轄，澎湖文學遂大量出現在文獻上。雍正5年（1727）升澎湖巡檢治區為臺灣府澎湖海防糧捕廳，隸臺灣府轄，負責地方民政事與協辦海防。清時，中國來臺官員必經澎湖，見到迥異中原的海洋風光，文人多以覽異獵

奇的眼光描繪。除方志編纂外，文人也多以詩、賦等進行多方面書寫。這裡值得一提的是「澎湖廳八景」的書寫。清代「澎湖廳八景」，首見於道光12年（1832）蔣鏞《澎湖續編》所輯錄呂成家、劉伯琛的〈澎湖八景〉：「龍門鼓浪」、「虎井澄淵」、「香爐起霧」、「奎壁聯輝」、「太武樵歌」、「案山漁火」、「天台遠眺」（「南天夕照」）、「西嶼落霞」。之後，蔣鏞加上「晴湖泛月」、「燈塔流輝」、「風櫃飛濤」、「大城觀日」，成為十二景。光緒7年（1881），鮑復康再加上「篝火宵漁」、「負箕晨牧」、「短鏡鬪草」、「伐鼓馭魚」，共十六景。最為清人關注者為「西嶼落霞」，早在康熙年間高拱乾選編「臺灣八景」時，即列名其中，是「大八景」之一，藉以標註臺灣的「極西」之地。八景的題詠亦影響日後，日治時，在地文人以自己的眼光書寫自己家鄉的八景，另稱為「小八景」，例如陳錫如有〈集澎山小八景〉。昭和10年（1935），蔡子聘有〈澎湖廳西嶼八景〉，將範圍縮小至一鄉，是為區域型八景。戰後澎湖八景的選定，稱「新八景」，澎湖文獻委員會曾徵求「澎湖新八景」詩，幾番研擬，乃成草案為：「漁島飛霞、魁樓映月、林投拾翠、水庫迎曦、榕樹遮陽、虹橋跨海、小門湧浪、貓嶼翔禽」，之後未再討論。西瀛吟社周健、謝霞天、陳國彥、陳鼎盛等都有自選的新八景詩作。直到2010年澎湖縣政府票選「新十景」，分別為：馬公市「山水沙灘、桶盤玄武岩、觀音亭園區」，湖西鄉「奎壁山遊憩區、隘門沙灘」，白沙鄉「吉貝沙尾」，西嶼鄉「二崁聚落、小門鯨魚洞」，望安鄉「中社古厝」，七美鄉「雙心石滬」。另外，通樑古徑、西嶼燈塔、跨海大橋等雖不在八景或新十景中，但有眾多文人吟詠，亦值得一提。

光緒10年（1884）清法戰爭起，光緒11年（1885）2月，法國將領孤拔進犯媽宮港，由崙



陳錫如女弟子合影。（澎湖生活博物館提供）

裏登岸。後孤拔死於澎湖，法兵亦多因疾疫而死。法人至6月24日離開澎湖，現留有「孤拔紀念碑」（今馬公市民生路與民族路交叉口）及「萬人塚」（今風櫃尾山）。

光緒21年（1895）甲午戰爭爆發，在黃海戰役後，部分清艦被擄，日方取得制海權後控制澎湖，使清軍無法增援臺灣，甲午戰敗造成乙未割臺。臺灣進入日治時期，此期臺灣古典詩社林立，澎湖亦然。當時有不少日人到澎湖任職或考察，留下不少著作，最有名的為調查史蹟前來的久保天隨，著有《澎湖游草》，寫下他對澎湖的印象。

二、常民生活的書寫

澎湖群島地形低且平坦，氣候深受季風的影響，一向以多風著名。二至四月有颶風，五至八月有颱風，九月則東北風直到冬底。一年四季中都有強風肆虐，因面積小，附近海上波濤洶湧，浪花飛沫隨風揚起，輕易可以深入各島內陸，很像下雨，即澎民所謂的「鹹雨」。鹹雨降落島

上，島內的農作物及草木因此枯萎。又因地質以玄武岩為主體，屬於熔岩台地，不易產生地形雨；受到海水影響，夏季地面不致過熱，無法形成旺盛的對流，故熱雷雨亦少，早期長達180天。本已缺水，又在陽光照射與東北季風強烈吹襲下，雨量的蒸發量大，多風、缺水、鹹雨等諸多因素，栽種不易，造成清代饑荒頻頻。儘管如此惡劣的農耕環境，但澎民仍堅毅的克服，採集「碇砧石」為建築屋宇牆壁，以及田畦防風、防鹹雨的材料，形成特有的「菜宅」。由於自然氣候與地理環境的艱困，早期長，取水不易，鑿井就成了居民重要的灌溉與用水來源，使得文學作品中屢屢出現「井」的描寫，如陳淑瑤短篇小說〈女兒井〉、張雨〈水井幫浦〉。又因生活艱困，必須妥善運用資源，因此文人筆下的牛柴也值得一提，清澎湖通判胡建偉〈牛柴（澎地並無薪木，以牛糞炊爨，土人呼為牛柴）〉，記錄了牛柴的用途。

為彌補農作的不足，大海於是成為島民延伸的無盡田地，住民的生活形態也成了「討海」與「做山」兩種形式。澎民常言「靠海吃穿」，以海為生的澎湖人，除保留傳統石滬外，面對複雜多變的海洋，抱持著怎樣的心情？這些文字書寫，在在豐富了海洋文學的內涵。盧顯〈網寮小住〉寫道築石滬，過著「漁讀」生活。呂則之長篇小說《風中誓願》，主要敘述澎湖捕撈土魷魚情形，如何驅趕中國越界濫捕土魷魚的漁船。這些文學作品道出澎民的生活樣貌。

澎湖因氣候及地理環境所造就的飲食文化，亦為人津津樂道。澎湖不適合種稻，宜種番薯，故澎民三餐以番薯或番薯乾煮粥而食，稱「薯米」；或以海藻魚蝦雜薯米，煮成一大鍋糜，即是所謂的「糊塗粥」，清劉家謀有詩提及。地亦宜種土豆(花生)，故也以土豆充腸。此外，一些耐旱植物如絲瓜、西瓜亦入菜。澎湖絲瓜、花生

更是著名清甜。由於靠海之故，海產亦是桌上常見佳餚。澎湖文人筆下的澎湖美食常伴隨思鄉或思親而來，因此食物的描寫，也常夾雜味覺之外滿滿的情感。張詠捷《食物戀》、歐銀釧〈我有一張海底餐桌〉、鹿憶鹿〈澎湖的魚湯〉等，把對家鄉的想望與期待，放入一道道家鄉菜中。

三、海島教育的扎根與傳播

1683至1895年，澎湖在清朝統治下，與中國大陸接觸頻繁，不管是因居官任職，或遊歷至此，詩人往往將其體驗寫成詩歌，因此詠澎湖的詩作頗多。初期，創作者多為遊宦文人，這些文人對澎湖文教建樹頗多，如胡建偉、林豪都透過教育傳播文學，使澎湖學風往下扎根。乾隆31年（1766）澎湖通判胡建偉於文澳捐建「文石書院」，聘請陝西舉人張五典任教於此。張五典作〈文石書院詩（並序）〉，讚美胡建偉創建文石書院的教化功能，連自己也受惠。文石書院教育造就一進士（開澎進士——蔡廷蘭）、三舉人、一百五十五位秀才。

到了日治時期的臺灣，詩風既盛，詩社林立，蔡汝璧、陳梅峰、陳錫如等文人也聞風響應，成立西瀛吟社。光緒31年（1905）首創澎湖詩社，光緒33年（1907）改稱西瀛吟社。（詩社紀年係社員自稱，應有延續清國傳統之意，本展尊重，予以保留。）迄今詩社仍每月有例會擊鉢吟詩。歷任的社長為：蔡汝璧、林介仁、陳梅峰、吳爾聰、李秀瀛、莊東、顏其碩、莊九、呂隱臥、洪水河、吳克文、陳耀明、陳鼎盛、陳國彥、謝聰明、陳永堅、陳仁和。可謂臺、澎數一數二的長青詩社。

明治41年（1908）高雄港擴建帶來的發展，澎民大量移居高雄地區，也有一些前往嘉義朴子、屏東東港等。有些澎湖文人，也紛紛前往設帳授徒，成為該地重要的私塾老師，在臺灣南部



林介仁手稿。(許玉河捐贈)

尤具影響力。知名者如大正10年(1921)陳梅峰、陳錫如在高雄講學，6月在高雄杏園別墅樓上教授詩文，並組織「旗津吟社」。當時臺灣本島詩社林立，與澎湖人關係密切的就有十餘個。「澎湖先」對南臺灣漢學發展產生不小影響。

澎湖文學作家除古典文學外，許多在現代文學耕耘，並陸續奪得臺灣本島文學獎，其成果之豐碩亦值得注意，也呈現另一種形式的開枝散葉。自張子樟〈老榕〉獲「第三屆聯合報小說獎」首獎後，阮小晨〈花嶼記實〉獲得「第四屆中國時報文學獎」報導文學類推薦獎；張子樟〈門鈴叮咚〉獲極短篇獎項；李秀《井月澎湖》獲得「86年度吳濁流文學獎」小說正獎；呂則之以《海煙》進入自立晚報舉辦「百萬元長篇小說徵文」決選。王家珠以〈夢〉獲「第十二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」圖畫故事組佳作；陳淑瑤〈女兒井〉獲得「第二十屆時報文學獎」短篇小說首獎及「第十六屆洪醒夫小說獎」；徐士欽〈澎湖行〉獲得「國軍第九屆文藝金像獎」短詩類銀像獎；陳淑瑤〈時·光〉入圍「第十九屆時報文學獎」散文類；葉言都〈一六四九〉獲得「第十一屆時報文學獎」推理小說類首獎；蕭秀

芳〈紫色的美麗〉獲得「第十三屆洪建全兒童文學獎」兒童詩歌類第一名；陳淑瑤〈暇〉獲得「第二十屆聯合報文學獎」短篇小說類第二名；陳淑瑤〈果真〉獲得「第二十一屆聯合報文學獎」短篇小說獎第二名。歐銀釧曾獲選「1998年台灣文學年鑑」的「特寫十位文學人」之一。

現代文學發展之後，澎湖在地作家開始在各文學獎嶄露頭角，使澎湖在文學這塊領域「被看見」。不管是古典或現代文學，藉由不同的傳播方式，充分展現澎湖作家的創作能量。

四、海島的歌聲

流傳於澎湖民間的口傳文學約可分為「褒歌」、「傳說」與「諺語」三大類，前二類隨著傳唱(說)者不同，歌詞或故事文本也會隨之改變。澎湖褒歌是依附著海洋而發展，所以常常會呈現特有的「討海」風情。這一點與許多抒情性的褒歌不同。澎湖褒歌普遍以講述(俗稱「唸口白」)或唸唱的方式來表達。通常在講述時是以加重、延長或縮短某一些字的音調來詮釋整首歌的意境。一般有「po-koa」、「pio-koa」的唸法，其含義有傳情、讚揚、競技、反駁之意。

民間傳說部分，所談之內容如以人物為主的蔡廷蘭、張百萬、望夫石，以及當地特有的四眼井等，皆為澎湖所特有。

此外，由於島嶼眾多，海洋阻隔造成交通不便，因此諺語流傳的範圍也隨之限縮，在地性與區域性均相當強烈。內容包羅萬象，舉凡氣候、物產、地質、環境及人情風俗等等，島民皆能用簡短的文句道出其精髓。

五、再見天人菊

作為澎湖縣花，天人菊表現出在艱困環境中的強韌生命力，除文學作品不少以之為書名外，也屢屢出現在單篇作品中。從李潼《再見天人



陳淑瑤《流水賬》手稿。(陳淑瑤提供)

菊》開始，藍霄《天人菊殺人事件》、朱曉楓《天人菊少女手札》等均可呼應。這裡希望以天人菊的生命力，呈現現代文學蓬勃發展的情形，主要分為「澎湖作家群像」、「外地作家的澎湖書寫」二部分。澎湖作家不管是回到澎湖或在臺耕耘，都仍持續寫作，創作力豐沛。忠實呈現澎湖地瘠人勤，刻苦耐勞的生命情境。而行旅過客來澎的外地作家，筆下的澎湖又是怎樣的風景？不同於清代遊宦文人急於展現澎民的困苦、饑荒與無助。白靈〈澎湖四題〉、邱坤良〈澎湖蚊子的一生〉、龍瑛宗〈澎湖紀行〉，姜穆、周嘯虹等《澎島之歌》等，他們以澎湖作為故事展演的舞臺，在在呈現與澎湖在地作家迥異的書寫觀點，都豐富了澎湖文學這塊園地。

六、結語：感恩因貧瘠而堅毅

感恩因貧瘠而堅毅，才不愧對這片純淨的藍天白雲。最後以吳雙澤〈一個澎湖人的夢〉，感恩天地給的一切！

想要在澎湖安居樂業的人，
都堅決反對在澎湖設賭場。

澎湖是我們生活的故鄉，
以及外鄉人渡假的天堂，
不要把它變成暴力、
色情及毒品的溫床。

澎湖充滿著希望，我們不需要賭場，
我們有這麼優美的自然與人文歷史，
只要把行銷、企劃、管理做好，
政府與民間通力合作，
發揮海洋子民的創意，
它就是台灣的夏威夷！

呼籲所有澎湖的公民，
請勇敢積極站出來，
我們的孩子需要你良心的一票，
保護他們免於墮落，
承諾他們這輩子跟我們一樣，
在自然美麗的沙灘邊，
在世界級的玄武岩上，
在治安良好的社會裡，
繼續編織屬於他們自己開闢的夢想……